



中华民族全书
杨宏峰◎主编

中国

锡伯族

贺灵 编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中华民族全书
杨宏峰◎主编

中国

锡伯族

贺灵
编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锡伯族/贺灵编著.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1.6
(中华民族全书 / 杨宏峰主编)
ISBN 978-7-227-04778-0

I. ①中… II. ①贺… III. ①锡伯族—民族文化—中国
IV. ①K28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4242 号

中华民族全书
中国锡伯族

贺 灵 编 著

责任编辑 张 妤 申 佳
封面设计 潘 毅
责任印制 丁 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980mm 1/16 印 张 23.25 字 数 420 千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08173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4778-0/K·624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华民族全书》总序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蔡国英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宁夏人民出版社历经三年时间，组织策划编写了《中华民族全书》，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

这套《中华民族全书》主题鲜明，彰显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理念，执著追求：充分展示 56 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全面探寻 56 个民族波澜起伏的历史轨迹；深刻解读 56 个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真切反映 56 个民族生机勃勃的发展前景。一有**历史的传承性**。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以新的视角挖掘民族文化的题材，提炼民族文化的丰厚资源，使之脉络清晰，连贯自然，富有时代感。二有**宽广的包容性**。本套丛书由 57 卷组成，由各民族学者独立完成，在 56 个民族 56 卷书的基础上推出一卷《中华民族》，既体现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原则，又全面地介绍各民族的概况、社会文化、族际交往等。三有**系统的完整性**。丛书体例统一，篇章结构完整，各分卷相对独立，保持了严谨规范的编著风格。四有**科学的严肃性**。编者对于重大题材进行反复论证，对于细节认真斟酌，立项严谨，编著严格，审读严肃。五有**生动的可读性**。记述准确，笔墨生动，图文并茂，创意新颖。如有关家庭礼仪、取名习俗、婚姻习俗、节庆习俗等社会文化的介绍，让读者在趣读中增长知识，引发想象。总之，这是一套反映中华 56 个民族历史文化知识的普及性读物。

历史是一面镜子，文化是精神、是脊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通过大量阅读和深刻领悟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对于进一步激发爱国热情，坚定爱

国信念，献身爱国事业，增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凝聚力，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有意义的。希望这套丛书能够给读者呈现出 56 个民族丰富多彩、波澜壮阔的美丽画卷，为第 22 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献礼。

是为序。

2012 年 5 月

目

CONTENTS

录

导 论 / 1

第一章 锡伯族概况

- 第一节 族源及历史沿革 / 6
- 第二节 语言文字 / 9
- 第三节 社会现状 / 10
- 第四节 生态资源 / 14
- 第五节 民族自治县及民族乡镇简况 / 15

第二章 锡伯族的物质文化

- 第一节 生产习俗 / 19
- 第二节 饮食习俗 / 24
- 第三节 服饰习俗 / 28
- 第四节 居住习俗 / 31
- 第五节 历史遗迹 / 38

第三章 锡伯族的民间文化（上）

- 第一节 民间医药 / 49
- 第二节 民间文学 / 53
- 第三节 民间体育 / 65
- 第四节 民间游览和游戏 / 69





第四章 锡伯族的民间文化（下）

- 第一节 民间工艺美术 / 77
- 第二节 民间歌舞艺术 / 79
- 第三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 / 84
- 第四节 申遗项目 / 110

第五章 锡伯族的社会文化（上）

- 第一节 传统社会组织 / 129
- 第二节 家庭 / 135
- 第三节 亲族及其称谓 / 136
- 第四节 家谱与起名 / 140
- 第五节 习惯法 / 143
- 第六节 传统礼仪 / 150

第六章 锡伯族的社会文化（下）

- 第一节 婚姻习俗 / 153
- 第二节 丧葬习俗 / 159
- 第三节 节庆习俗 / 169
- 第四节 兆、占、厌胜、咒及咒语 / 172
- 第五节 禁忌与巫术习俗 / 178

第七章 锡伯族的信仰文化（上）

- 第一节 天、太阳、月亮及星辰崇拜 / 186
- 第二节 土地、山川、石头崇拜 / 189
- 第三节 动植物崇拜 / 192
- 第四节 图腾崇拜 / 197
- 第五节 祖先崇拜 / 199

第八章 锡伯族的信仰文化（下）

- 第一节 希林妈妈和海尔堪玛法崇拜 / 204
- 第二节 相通崇拜 / 210
- 第三节 尔琪崇拜 / 216
- 第四节 斗琪崇拜 / 222
- 第五节 萨满教信仰 / 228
- 第六节 喇嘛教及外来神祇崇拜 / 241

第九章 锡伯族文化历史轨迹

- 第一节 锡伯族与儒家文化 / 250
- 第二节 锡伯族与俄罗斯文化 / 256
- 第三节 锡伯族的翻译文化 / 264
- 第四节 锡伯族的文化心理 / 271
- 第五节 锡伯族的精神气质 / 276
- 第六节 锡伯族地名文化 / 279
- 第七节 锡伯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 / 286
- 第八节 锡伯族文化的发展状况 / 289

第十章 锡伯族有影响的文化人物

- 第一节 近代有影响的文化人物 / 294
- 第二节 现代有影响的文化人物 / 296
- 第三节 当代有影响的文化人物 / 300

第十一章 锡伯族的古籍文献

- 第一节 锡伯族历史文化古籍文献 / 309
- 第二节 锡伯族民间文化古籍文献 / 327
- 第三节 锡伯族萨满文化古籍文献 / 337





第四节 锡伯族古典译著古籍文献 / 341

附 录

一 锡伯族历史大事记 / 353

二 参考文献 / 358

后 记 / 360

编后记 / 362

导 论

自汉代至明末，锡伯族先祖带着东胡系鲜卑文化，自大兴安岭北段一路南徙，先后接触契丹文化、女真文化和蒙古文化。明末清初，他们逐步放弃自元朝以来其固有文化与蒙古文化结合的文化形态，融入通古斯文化系统。19世纪后期受俄罗斯文化影响，同时，在与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交往中，又部分地吸收了其文化营养。清末民初，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与锡伯族社会封闭局面的结束，汉文化传入锡伯族社会，锡伯族开始了本民族社会及文化发生重要变化的阶段，其文化选择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功利性特点。

—

20世纪80年代以后，锡伯族被学术界基本定为东胡系鲜卑（拓跋鲜卑）后裔，即东胡—鲜卑—室韦（失韦）—锡伯发展而来。这说明，锡伯族远祖的文化属于东胡文化系统。东胡时期的文化因缺乏文献资料记载及考古资料佐证，目前还无法展开叙述。但是，鲜卑文化作为东胡文化的延续或作为其分支之一，从诸多资料中可以了解到鲜卑时期锡伯族先祖的文化面貌。学术界对此做了一定的工作。北魏之后，鲜卑（拓跋鲜卑）分化成诸多部分，其中的一支室韦演变为今天的锡伯族。从有关的汉文史籍可知，室韦文化是鲜卑文化的延续。有关室韦历史与文化的记载一直持续到辽末金初，自金朝后出现了关于席北、西北、锡百等记载。

史至金代，契丹、室韦、汉等部族和民族摆脱辽的统治，改置于金朝统治。金统治者为解决军需，在锡伯族先祖聚居的泰州（今黑龙江省泰来县）等地设立屯垦区，令其屯垦。此时的锡伯族先祖文化呈现为草原文化与农业





文化相结合的类型，在从事农业的同时，又未彻底放弃狩猎游牧文化。在仍信奉萨满教的同时，开始接触儒、道、佛等文化。在语言、婚姻、丧葬及居住等文化方面，与女真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和吸收，使女真文化与锡伯族先祖文化表现出许多方面的共性。自元朝至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蒙古科尔沁部将锡伯等民族“进献”清朝，锡伯族一直处于蒙古科尔沁部的统治。

东胡文化是个内容广泛的系统，它涵盖北方大部分古代民族文化。后来的鲜卑文化、肃慎文化、室韦文化、契丹文化、通古斯文化和蒙古文化等均为其延续和变异。锡伯族先祖自汉代始，带着浓厚的鲜卑文化特点，先后与自身文化相近的契丹文化、女真文化和蒙古文化进行了接触和交流，因此，清初锡伯族及其先祖归入满洲八旗以前的文化，可以说带有东胡文化系统不同分支的文化色彩。仅以语言上来说，锡伯族先祖先后接触了契丹语、女真语、蒙古语和满语。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是我国北方阿尔泰语系满一通古斯语族和蒙古语族等群众普遍信奉的宗教，早在金末元初锡伯部族也开始皈依该教，使其固有宗教文化受到冲击，出现了其原始宗教（萨满教）与藏传佛教相互影响且长期并存的现象。还存在崇拜天地、日月、山河、星辰、敖包、五行等。

二

在清代，清政府对锡伯族军民用其所长，将其官兵调往各重镇和要隘驻防，令其闲散余丁和家眷择地垦荒，种粮纳赋，以解决军需。这样不但使锡伯族的八旗军事文化得到完善和进一步弘扬，也使其农耕文化得以延续，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开始了选择满一通古斯文化时代。清政府将满语满文宣布为“国语”“清字”之后，在北方满、蒙古、锡伯、达斡尔、鄂温克等民族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中尤对锡伯族产生了重大影响。1764年，4000余名锡伯族军民被西迁伊犁屯垦戍边，严格的八旗制度及封闭的自然聚居条件使满语满文在这部分锡伯族中扎根尤深，并不断发展和变化。至清末，满语满文被满族彻底放弃，清初东北地区的满语满文的使用环境已完全被汉语汉文所取代。但是，伊犁察布查尔地区仍为地地道道的满语满文的使用区，实质上一直延续至今。

锡伯族归属清朝之后，与满族一起日益被纳入到汉族封建文化体系。首先，随着满族统治者对儒家思想文化的日益推崇，锡伯族军民也开始接受儒



家学说。因为该学说适应锡伯族农业社会形态及固有的氏族社会文化特点，故在锡伯族社会很快得到广泛传播。在西迁后的新疆锡伯族社会，无论是公办“书学房”还是私塾，无论是各级官员的训诫还是家庭教育，均以儒家经典或清政府以儒家思想为内容编写的各类读本为主要范本，尤其是“四书五经”成为自上而下、男女老幼必习的经典。在民间，人们普遍将孔孟尊崇的孝道、轻利重义、中庸、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忠君等思想搬进家规家法之中，成为家族和家庭成员必守的规范。到清末，儒家思想文化在本族社会各领域已是无处不在，无时不表现。直至今日，其文化影响仍很浓厚。

满一通古斯语族各民族由于生产形式相互接近，故在风俗习惯很多方面也相互接近。在清代，风俗文化在锡伯族与满族之间已趋于一致。似乎锡伯族较多地吸收了满族的特点，并加以改造和民族化，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风俗文化。到乾隆中后期，入关的满族因受汉族文化影响，开始失去自己的特点，至辛亥革命前后，满族文化几乎被汉化。但西迁新疆的锡伯族，仍然保持着锡满文化结合后的文化特点。在文学艺术方面，清代锡伯族与满族一样共同受到汉族古典文学的熏陶，使其成为两个民族的共同财富。目前，在锡伯族民间仍大量流行不同时期翻译的或民国以后重译的汉族古典文学艺术名著，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封神演义》《三侠五义》等，不下数十种。清代锡伯族的民间文学艺术以屯垦戍边、八旗军事活动为内容，这又与满族具有共同性。另外，被称为满族“百科全书”的萨满故事《尼山萨满》，在锡伯族民间也同样流行，并被当做自己的民族文化遗产。从上可以看出，在文学艺术方面，清代锡伯族和满族在共同选择汉文化的同时，由于共同处于八旗军事文化氛围之中，使民间文学艺术出现了相互影响和选择上的共同性。

三

在清代，锡伯族除了与满族进行文化交流外，还先后与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交往，也部分地吸取了他们的文化营养，使本民族的文化内涵更加丰富。

海努克是清代伊犁地区较为有名的台站，称海努克台。蒙古准噶尔部统治伊犁时期，这里就有准噶尔军队从南疆带回的部分维吾尔农民开荒种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清政府先后从阿克苏、乌什、叶尔羌、和田、



哈密、吐鲁番等地调数百户（称300户）安置在海努克屯垦，史称“塔兰奇”，意为“种田人”。1764年4000余名锡伯族军民西迁进驻现察布查尔地区组成锡伯营，其中3个牛录与其相邻而驻，因而他们之间一开始就往来不断，两者文化开始相互影响。不久，察布查尔南山缓坡地带其他适宜耕种之处也陆续进驻数百户维吾尔族农民屯垦，锡伯营军民与其接触的范围更趋广泛。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初伊犁将军经奏准在派遣锡伯等官兵换防塔尔巴哈台的同时，又调派150名锡伯官兵与索伦等官兵一起前往喀什噶尔地区换防。这一制度一直持续到同治初年。期间先后有七八千人次的官兵在此换防尽职。经过不断交往，他们对各自的文化形态和各种民俗事象有了日深一日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互相吸取各自的文化长处。尤其是掌握维吾尔语的锡伯人一代接一代，开创了新疆锡伯语史上的双语先河。

哈萨克族与锡伯族往来始于近代。俄国征服哈萨克各玉兹的过程中，哈萨克牧民不堪俄国当局的掠夺和欺压，纷纷迁入我国阿勒泰、塔城和伊犁地区，他们先后被清政府安置于这些地区。自此，锡伯族与哈萨克族有了一定的往来，对他们的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但哈萨克族与锡伯族杂居、两者文化相互交流则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事。

清朝时期，锡伯族与俄罗斯族接触有较长的历史。早在17世纪下半叶，俄国侵占西伯利亚后即开始侵占我国黑龙江地区。锡伯族军民与杂居于索伦村庄的其他民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等）一起抗击俄国军队，对俄罗斯人有了初步了解。1871年俄国悍然出兵侵占伊犁，伊犁被俄国殖民统治达10年之久。在这10年期间，俄国在锡伯营安有“俄台”，驻有军队和官员，并将俄罗斯文化强行传播给锡伯营。他们强行整治锡伯营各牛录街区、渠道及庭院，又给锡伯营官员及上层灌输俄罗斯思想文化，以达到其长期殖民统治的目的。锡伯营派人员到俄罗斯学习，使锡伯族对俄罗斯文化具有了更深的了解。1884年建新疆省，从此锡伯营开始以官方渠道派子弟到俄国留学。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1933~1944年），锡伯营上层、富裕阶层和知识界与俄罗斯人密切接触，而且又与定居伊犁的俄罗斯人进行不同程度的往来，使俄罗斯文化对锡伯族的影响日益加深。自俄国侵占伊犁至盛世才统治新疆初期，俄罗斯文化对锡伯族社会及生活的影响可谓方方面面。第一，不少青少年掌握了俄语。第二，引进了俄罗斯的教育方法和生活模式。第三，锡伯族妇女的出国留学，促进了妇女的觉醒。第四，通过各种渠道，俄罗斯族的文学艺术、音乐



舞蹈、饮食、服饰、居住以及商业文化等广泛传播到锡伯族民间。另外，俄罗斯族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生活方式等非物质文化也被锡伯族许多人所接受。因而，在锡伯族社会形成了影响非同凡响的崇尚俄罗斯文化的阶层。

锡伯族与汉族交往分为间接交往和直接交往两种情况。间接交往始于清以前，这时汉文化对其影响不大。直接交往始于清代。满族在统一东北的过程中，招关内及原迁居东北多时的汉民屯垦耕种，为其交粮纳税或充伍征战，还有不少人充当满族的“包衣”（家丁）。锡伯族归属清朝后，许多人也成为“包衣”，与汉族“包衣”同甘共苦，开始了直接交往。新疆建省后，“旗民”之间的交往多了起来，交往范围也扩大。锡伯族有识之士和官吏通过俄罗斯文化的影响，逐步认识到学习和掌握汉语汉文及其文化的重要性。因此这些人首先带头学汉语汉文，然后创造和利用各种有利条件，招徒弟或在“官学”中开始教授汉语，并引进内地汉语教材，出现了双语教学的可喜局面。一批文人开始用汉文创作或翻译介绍汉文作品，锡伯语中不断吸收汉语词汇，使锡伯语词汇趋于丰富。1911年辛亥革命后，标志着在锡伯族社会一种新的时代的到来：兴办新式教育、创办民间文化团体、改良社会文化蔚然成风；学校锡伯语、汉语双语教育更加广泛；锡伯族开始接受汉族习俗文化的优点，纷纷将锡伯复姓译为汉语单姓等；锡伯族子弟开始走出封闭的环境，纷纷到伊宁、迪化（乌鲁木齐）等地求学，接受汉文化教育，逐步形成了主动传播汉文化的本民族文人阶层；拉开了在新疆锡伯族历史上锡伯族、汉族杂居的序幕。总之，辛亥革命之后，锡伯族在其有识之士的引导下以新的时代精神和风貌，在重新审视自己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开始全方位接受汉文化，迎来了锡伯族文化和汉文化深层次结合的新时代。

社会发展，民族及其文化也在发展。民族发展史亦即其文化发展史。一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会不断更新其文化内涵，尤其是民族间在直接交往的情况下，其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甚至发生变异是历史发展的规律。锡伯族及其先祖自汉代以来，适应不断变化的新的文化环境，在吸收和消化他族文化优点的基础上，始终保持自己的文化特点，并屹立于中华民族之林，而且越来越表现出其民族的整体活力和时代适应能力，这就是锡伯族向前发展的动力。



第一章 锡伯族概况

第一节 族源及历史沿革

锡伯族主要分布于新疆、辽宁、吉林、黑龙江及北京等省区市。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锡伯族总人口达188824人，呈现东（北）西（北）分居、大分散小聚居的局面。新疆的锡伯族主要聚居于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人口近2万，加上分布于霍城、巩留、伊宁、乌鲁木齐等市县的人口，新疆的锡伯族总人口为34566人，其余分布于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北京、上海等省市自治区。

“锡伯”为民族自称，口语称siwe，书面语称sibe。历代汉文史籍中，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写法。西汉末年称“须卜”，东汉以后开始称“鲜卑”“西俾”“犀比”“私比”“师比”等，北魏、隋唐宋时期称“室韦”“失韦”“失围”，元明时期称“失必”“失必尔”，明清以后称“实



鲜卑瑞兽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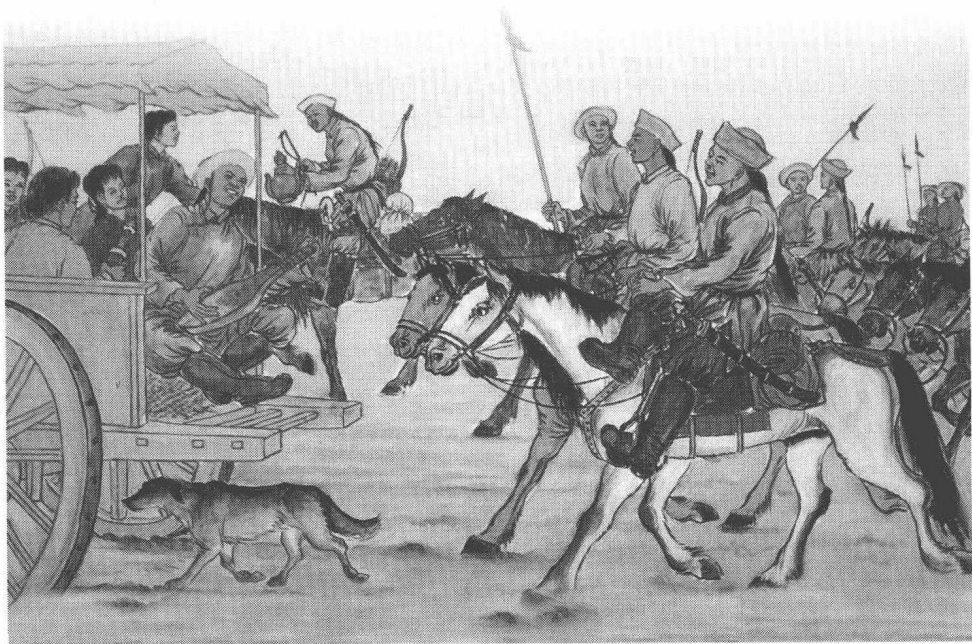
伯”“斜婆”“洗白”“史伯”“西伯”“西北”“席北”“席伯”“锡北”“锡卜”“锡窝”“锡伯”等，皆为siwe之同音异写。

“锡伯”之称，多见于清代文献。自辛亥

革命以后，“锡伯”之称基本定型。

锡伯族历史源远流长。其祖先拓跋鲜卑早在东汉以前便活动在大兴安岭北段以“嘎善洞”为中心的地带，他们“畜牧迁徙，射猎为业”。公元48年，匈奴第二次分裂后，拓跋鲜卑自大兴安岭南迁到呼伦贝尔地区，此后又继续南迁，到东汉末年到达五原郡境内。公元386年，拓跋鲜卑的大部分进入中原，建立北魏政权；另一部分则以“室韦”为称号，于北魏初年开始在嫩江左岸的绰尔河、洮尔河等流域活动。唐朝时期，绰尔河等流域的锡伯族祖先归属于唐，唐政府曾在此处设立都督府进行管辖。至辽代，锡伯族先民处在契丹统治之下，多数人在绰尔河流域从事农业生产。辽亡金兴，锡伯族先民又处于女真统治之下，多数人仍在泰州等地从事农业生产。元代，锡伯族开始被蒙古族统治。元明至清初，绰尔河流域是蒙古族游牧及屯垦重地，此时，锡伯族仍活动于该地，处在兀良哈三卫中福余卫的统辖之下。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锡伯族出兵随科尔沁、叶赫、哈达、乌拉、卦尔察等组成九部联军（约3万人马），在古勒山攻打努尔哈赤而兵败。此战前后，就有一部分锡伯部落的贵族慑于努尔哈赤的威力，带着本



西迁史画





部落民众归属了满洲，加入了满洲籍。崇德元年至顺治五年（1636~1648年），锡伯族军民同科尔沁蒙古一起被清政府编入旗兵之内，成为蒙古八旗的一部分。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科尔沁蒙古王公、台吉等将所属锡伯、卦尔察、达斡尔等14458丁进献，^①从此，锡伯族基本上摆脱了科尔沁蒙古的直接控制，归属于满洲，并被编入满洲八旗，移防黑龙江、吉林各地。清军入关后，驻守盛京地区的大部分清兵被征调到关内各重镇要隘。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清政府为了加强伊犁地区的防务，从盛京将军所属的盛京、开原、辽阳、义州、金州、兴京、牛庄、抚顺等15处，抽调锡伯官兵1020名，连同眷属4000余名迁移到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地区屯垦戍边。从此，锡伯族形成了东西分居、小聚居大分散的局面。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正月，伊犁将军命锡伯族军民向伊犁河南岸迁徙，并组成了锡伯营。

清代的伊犁是新疆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中心。伊犁将军坐镇伊犁，管辖天山南北。清政府调遣锡伯族军民驻防伊犁地区，主要任务是戍边、防守台站、驻守卡伦，换防喀什噶尔和塔尔巴哈台。

锡伯营是军事、行政、生产三位一体的组织。锡伯族军民迁驻察布查尔地区后，除了尽防守卡伦、守卫台站等神圣职责外，还用勤劳的双手创建家园，使察布查尔地区的贫瘠面貌得到改观，变为美丽的沃土。

锡伯族军民迁驻伊犁河南岸以后，在准噶尔部遗留的旧渠绰霍尔河两岸安营扎寨，引绰霍尔河的水垦荒造田自耕自食，两年内共垦种1万亩耕地，解决了锡伯营自身的口粮问题。嘉庆七年（1802年）农历十月，锡伯营总管图伯特率领锡伯族军民，开始动工开挖察布查尔大渠，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竣工。察布查尔大渠的开凿成功，在清代新疆水利史和屯垦史上是一件大事，其开挖经过、流经灌区等详细情况载入了徐松的《西域水道记》。

光绪八年（1882年），清政府收复伊犁，伊犁将军金顺进驻新筑惠远城，接着恢复八旗驻防制度。翌年，金顺奏请由锡伯营抽调闲散壮丁补充伊犁惠远城，组成伊犁新满营。伊犁新满营的任务主要是保卫伊犁清政府机构，维护惠远城的社会安定。到光绪末年，由于清政府财政日益拮据，屯垦收获甚微，八旗军民口粮供应紧缺，军费无望，因此，纷纷派出官兵到巩固

^①《内齐托音二世传·主篇·奉命出使》。